

一只蝴蝶

我没能满足阿丽西亚的要求去给她讲那些花花草草，可我自有我的道理。这样我就把谈话引向了蝴蝶。她听得非常认真，这种昆虫生命里的点点滴滴都引起了她极大的兴趣。

那些灰白的幼虫，天才的织工，神秘的蛹沉睡在新生与暗影的梦里，双翅在阳光的爱抚里苏醒，好像一声光的叹息……当我的昆虫学知识山穷水尽，我建议换一个话题，她凭着自己十三岁女孩可爱的专横说道：

您得给我讲一个蝴蝶的故事。

我宁愿给她讲一桩真事，在这里面，不错，还有一段爱情：

丽拉要离开家去法国上学了，她和表兄阿尔伯特道别，她要说的话一定很多，因为他们足足说了三个小时不停止；说的话一定很重要，因为他们说话的声音很低；一定很悲伤，因为分别的时候，他的眼睛肿了，她的鼻子红红的，手帕湿湿的——至少比平常要湿上一些，也不是因为香水草的缘故。

在丽拉离开的当天下午，外婆的家里一片哀伤，看着可怜的老人哭泣的样子，阿尔伯特就想到，她身穿黑衣是为了自己父亲的离世，而母亲在他出生的时候就不在了。

就这样过去许多天，漫长、沉默的日夜煎熬。阿尔伯特不曾和外婆说话，因为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而外婆看到这孩子如此悲伤，能做的只是哭泣，她明白这样的悲伤是无法安慰的。她十分清楚这表兄妹俩是一对小情侣，如果是真的情侣更要哭上许久了。

就是在那段时间里阿尔伯特变成了蝴蝶猎手。他学会了精巧地运用网兜，将美丽的俘虏分类，富有艺术感地摆放在明亮的玻璃上，每一只都用大头针固定好，完美地展示翅膀。

这个爱好能宽释他的心情，尽管有些时候，特别是午后当霞光在天空渐渐消逝，林霭披上静寂，他想起丽拉的话还是会哭上一阵：

“如果你把我忘了，我会用某种方式来提醒你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停止爱你”。

但他不会真的哭很久，而且每次哭得更短些。

渐渐地蝴蝶占据了他的整个心思，一心只想着他日渐丰富的收藏。外婆见他高兴，一直支持着这项无声而强烈的爱好，阿尔伯特从未缺乏过一根大头针或一块玻璃板。

很快丽拉对他只剩下回忆而已，虽然他还很爱她，但再也没有为之哭泣的需要。现在他想的是：要是她能看见我的收藏就好了！仅此而已。

他的确只有十七岁。我十七岁的时候也有过一位女友，但从一个黑夜到一个黎明，她就在我心里死去。事情就是这样，让你觉得世上总有悲伤，只有悲伤。我们刚才说到，阿尔伯特不再为丽拉哭泣。另外还发生了一件事，完全攫住了他的心。

一天午后，他在花园的锻树林里张着网子游荡。宛如倾倒的酒杯，炙热的浆液化作血腥的波涛，流淌在夺造化之工的恢宏之上，太阳降到荣美的云朵中间。树林里一片寂静。突然间，在一丛灯心草上面，阿尔伯特发现了一只陌生的蝴蝶。

它呈白色，但在双翼上有着一对蓝色的斑点，好像两朵紫罗兰。不论是在收藏里，还是在图鉴上，他从未见过一只这样的蝴蝶。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奇迹，一个全新的品种，可以想见，他渴望拥有它。

他满怀激情开始了追捕。然而那只蝴蝶灵动的可怕，总能置身于网罗所及的范围之外，但又从不远离他的视线。就这样过了一个下午，夜幕降临，阿尔伯特愤愤地睡了，直到凌晨还梦见一只白蝴蝶，翅膀上有着两个蓝色的斑点。

第二天他又在原来的地方找到它，徒劳地追捕了一天，夜里又一次梦见了它。终于，在第三天的时候，在像往常一样白白奔忙了一个钟头之后，他想：要是丽拉在就好了，她一定会帮我捉到它，我也不会这么辛苦。

恰恰在这时候，那蝴蝶飞过来，落在离他极近的地方，一株藤忍冬上。他一网扑过去，发出一声欢呼。捉到了。外婆见了这美丽的昆虫也赞叹不已。被捕后它立刻就被一根长长的大头针钉好，同时采取了必要的措施，小心防护美丽的翅膀不被伤损。

然而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！到了第二天清晨，蝴蝶还活着，一直在痛苦地挣扎，怎样强力的毒药都无法让它安息。由于它不断地拍打翅膀，华丽的鳞粉渐渐脱落，在整整6天之后，可怜的家伙经历了这么久的受难！翅膀只剩下一对黯淡的空架子。

这时候外婆前来说情，而阿尔伯特也对保存这只难看的生物完全丧失了兴趣，它是这么顽固地抗拒死亡，于是同意拔下大头针，任它自寻生路。那蝴蝶，虽然有些艰难，还是很快消失在风里。

——那丽拉呢！——阿丽西亚饶有兴致地问。

——丽拉的故事很短暂也很悲惨：她在学校里表现得温顺而悲愤，不久便抑郁成疾。谁也不曾觉察，因为她从不抱怨。她只是变得越来越苍白，在课下暗自哭泣。在晚间她好像常常做梦，她的室友有一次曾听见她睡下的时候说道：

“这里的夜晚，在我的家乡是白天；我睡着的时候，梦见自己在那里，这安慰了我。”

她的苍白并没有引起注意，因为由于水土不服和远离家人，身体有一些不适也很正常；她的沉默也被归咎于她近于零的法语基础。此外，在这些培养深闺淑女的学校里，寡言被视为一种美德，这为她赢得了很好的操行评价。

就这样丽拉过了十个月，直到有一天清晨，人们在她的白色小床上发现她已经没有了气息，并不是死于她平素的苍白和沉默，因为有一团刺骨的寒气怀抱着她，仿佛浸在月光里。

医生判断不出她的病因，尽管进行了非常仔细的检查，只在夭折女孩的胸口和背部，勉强找到了两处红色的刺痕。此外，再没有什么可察之处，便在她的墓前放上百合花。

给阿丽西亚的故事讲完了，我们所在的阳台也已经被口历黑夜包围。在我们头顶闪烁着猎户座七星，为黑暗中的静谧平添了庄严。夜风吹过，风中的呢喃不是为我们而发。

突然间我意识到自己刚刚唤醒了一个灵魂。我有什么权利这样做？难道我不知道童真是雪，是泪水中无瑕的白雪么？我正徒劳地寻找个俗滥的尾声来抵消我的故事引发的激动，就在此处，近在咫尺，阿丽西亚已经消失在夜色里：

——阿尔伯特呢？——她问道。

一丝安慰的希望在我的灵魂里闪烁。

——阿尔伯特？

——对，阿尔伯特，他后来怎么了？

星星一样的眸子，无动于衷的神色，望着我。

——阿尔伯特继续和外婆一起生活，很快乐，虽然他常常惋惜收藏里少了一只蝴蝶。

——...一只蝴蝶？ ...